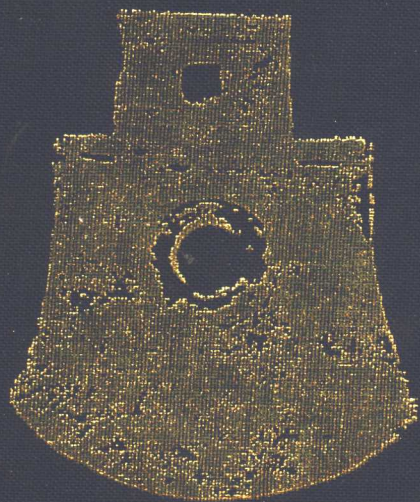


國史金石志稿

第⑤冊

王獻唐著



青島出版社

國史金石考

孔德成敬題



王獻唐 著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整理配圖

《國史金石志稿》編委會

顧問 馬承源 王世民

名譽主任 李 剛

主任 孟鳴飛 胡維華

成 員 (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文耀 王世民 王書林 王晴峰 方 輝 安可苻

李忠東 李 剛 孟鳴飛 胡維華 馬承源 曹永毅

張再興 臧克和 劉志基 劉耀輝

手稿整理 安可苻 王書林

編校整理 王文耀 (組長) 臧克和 劉志基 張再興

編輯審校 曹永毅 李忠東 劉耀輝

特約審校 方 輝

電腦操作 王晴峰



王 獻 唐
(一八九六 — 一九六〇)

出版說明

王獻唐先生（一八九六—一九六〇）是與唐蘭、郭沫若等齊名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王先生遺著《國史金石志稿》初成於一九四三年，從未公開出版，多年來許多考古學者、古文字學者雖久聞其名，却無從查考，成為學界的一件憾事。初疑因戰亂流失，多年不知其歸，其家人安可苻女士等多方輾轉找尋，後由夏茂粹先生提供信息，終於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見到了這部保存完好的原稿，遂決定交由我社出版。

我社接受《國史金石志稿》出版項目後，高度重視，撥出專項經費，並組成編委會班子，着手聯繫有關專家來承擔整理工作。二〇〇二年十月，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王文耀先生慨然應允整理該書稿。王先生等以嚴謹的治學精神為書稿補寫了三千餘條校記，又不辭辛勞，翻檢書稿著錄的大量金石圖書，從中揀選配入六千餘幀圖片，使《國史金石志稿》大為增色。

二〇〇三年三月後，經過整理的書稿陸續寄來我社，我們進行了精心的編校工作。現在，這部頗受學術界關注的《國史金石志稿》終於公開出版了。

《國史金石志稿》全書二十卷，為方便計，我們將其分為七冊出版。相信這部皇皇巨著出版以後必能嘉惠學界、沾溉士林。這也是我們傾力出版《國史金石志稿》的初衷。

青島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五月

出版感言

先公王獻唐的《國史金石志稿》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一部著作，現在終於付梓出版，作爲家屬，我們頗感欣慰。

在此，我們首先要誠摯地感謝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爲我們提供寶貴的手稿以及在工作上給予我們的諸多方便，特別感謝夏茂粹先生的熱心協助。

我們家屬祇是對先公手稿做了初步整理，著作的出版靠專家們的進一步整理、編排、審定等大量工作才得以完成。在此我們要感謝青島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參加編校整理的專家們的辛苦勞動。

我們誠望該書出版後對後人研究金石、古文字能有很大的幫助。

後裔 王書林 安可苻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六日

序 一

馬承源

二〇〇二年十月二日

今春，王文耀君攜王獻唐遺稿《國史金石志稿》來敝舍，說是青島出版社請他整理、校核，問我該書的價值和整理方法。我當時肯定了該書的學術價值，並談到在整理時一定要保持《國史金石志稿》原貌等問題。

王獻唐先生（一八九六—一九六〇）是與唐蘭、郭沫若等齊名的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擔任山東省圖書館館長期間，對收集、保護山東的珍貴文物和圖籍作出過重要貢獻。平素以讀書勤奮、治學嚴謹著稱，在學術上頗有建樹，著述甚豐。已出版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古文字中所見之火燭》、《臨淄封泥文字》等著作，早為大家所熟悉，但久已聞名的《國史金石志稿》卻一直沒有問世，實為學術界之憾事。正當海內外學子對此書的出版翹首以待的時候，傳來《國史金石志稿》即將出版的喜訊，無疑令人欣慰。

王獻唐先生編寫此書時，幾乎遍覽二十世紀上半葉所有的金石著錄，收錄的器物從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雜器直到銅鏡、錢幣、古璽、梵像等，幾乎包羅萬象，為一般著錄類書籍所罕見。所錄器物的時代，從殷商直至魏晉南北朝，跨越時限之長，也是同類著作所難以做到的。故此書的容量，無論在他編寫的那個時候，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屬於相當博大的類型。《國史金石志稿》的釋文和案語，再一次顯示王獻唐先生一絲不苟的治學作風，它既反映了半個世紀前的學術水平，也向我們提供了今天治學的榜樣和同類學科研究的重要參考。

王文耀君為已故著名金文學家戴家祥先生的高足，數十年來一直從事古文字學研究，在古文字學尤其是金文領域內成績卓然。這次對《國史金石志稿》的整理，既能竭盡全力遵循維持其原貌的原則，又能對原稿的筆誤、疏忽乃至訛舛之處予以認真糾正。最難能可貴的是，他花費極大的勞力和耐心，對《國史金石志稿》一一配圖、配搨。這一錦上添花之舉，不僅增強了《國史金石志稿》的原創性、可讀性，也提高了該書的學術價值。

中秋前夕，王文耀君的《國史金石志稿》整理工作基本完成。他告訴我，之所以能那樣快地完成整理工作，全仰仗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開發的金文電子資料庫；他還請我作序。王獻唐先生是我們同行中的老前輩，他的傑出學術貢獻以及《國史金石志稿》的學術價值早已蜚聲中外，能為此書作序也是極榮幸的事，我也就欣然應允，簡述如上，就正於海內外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

序 二

王世民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王獻唐先生遺著《國史金石志稿》是學術界久聞其名、未能得見的重要著作。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王文耀等先生圓滿地完成這部名著的整理工作，即將交付出版，這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

王獻唐先生是當代著名的金石考古學家，早年長期任職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晚年主持山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對山東地區文物圖書的保護管理和田野考古的初步開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在學術上長於金石文字和版本目錄之學，治學嚴謹，著述甚豐，詩、書、畫也有很深的造詣，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一輩專家。現時考古學界和古文字學界的學者，見過獻唐先生的已經不多，筆者有幸曾於一九五六年行將由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畢業時見過。那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召開銅器鑑定會議，鑑定委員有徐森玉、郭寶鈞、容庚、于省吾、王獻唐、唐蘭、商承祚、陳夢家等著名專家。我因就讀於北京大學考古專業時的古文字學授課老師唐蘭先生的引薦，得以前往列席旁聽，並第一次晉見包括王獻唐先生在內的許多前輩。歷時半個月的會議期間，每天上下午看銅器二百件，中午跟各位先生一道在故宮吃飯和休息，聆聽各位先生談天。由於自己當時年幼無知，又時隔四十多年，會議的具體情況和前輩的諸多教誨都已淡忘，仍能清楚記得的是他們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記憶中，獻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山東大漢，身材高大魁梧，臉膛黑裏透紅，言談鄉音很重，但在會上會下話語不多，給人以純樸、謙遜的深刻印象。暑假以

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知道陳夢家先生和獻唐先生時有書信往來。後來我們在編纂殷周金文集成時，發現陳夢家先生多年精心搜集的金文資料中，有數十件山東省文管會藏器搨片，都附有獻唐先生親筆標注的器名。這反映了兩位先生之間的深厚情誼，也反映了獻唐先生對集成工作的支持，說來令人難忘。

第一次拜讀的獻唐先生著作，是一九六一年初問世的《黃縣冥器》，當時先生已經與世長辭，作為初學，嘆服先生的學識淵博及其鑽研之深。『文化大革命』以後，讀到齊魯書社陸續出版的《中國古代貨幣通考》等書，獲知獻唐先生『精力所萃』的著作除《中國古代貨幣通考》外，還有《國史金石志稿》一書。當時迫切希望能夠看到這部遺著，以便對我們正在進行的金文集成編纂工作有所參考，却長時間未能得見，直到這次看到部分樣稿，方才略知大概，因而甚感興奮。

現存《國史金石志稿》二十卷，編撰於一九四三年。從其說明中獲知：原計劃全書分為金、石、骨玉、陶木四類，基本完成的是金類部分；所錄各器，以民國年間出土及民元以來著錄者為限；著錄之器，『以有銘文者為主，無銘而器制花紋有經典要者，亦酌錄一二』。這便不同於一般的金文集錄之書，需要在編纂時，『通查清人及以前各書』，剔除『早已著錄』的器物，以期更加明確地反映民元以來金石方面的考古成績，在中國金石考古之學的發展史上有其重要意義。據統計，書中著錄之器共計四八五四件，引用書籍圖錄七十餘種；時代上包括商、周、秦、漢，乃至魏、晉時期；器類上既有樂器、酒器、水器、食器和烹飪器，又有兵器、工具、車馬器、度量衡器和其他雜器，甚至還有通常單獨成書的璽印和貨幣。書中所錄銘文，對近人已有考釋，或『擇善而从』，或『隨時改定』；

未考釋者，則「自為釋文」。內容之豐富實屬罕見。需要指出的是，獻唐先生當年僻處大後方，掌握資料有其局限，所據圖籍大體截至一九三九年，某些日後或稍前北平、上海出版的書，以及若干種日文書，因未見及而沒有引用。再是尚未見於已出圖籍的各種資料，例如殷墟發掘以來出土的銅器，抗戰期間周原地區出土的梁其、函皇父等組銅器，當然也不可能收錄。西文書全未涉及。另據介紹，本書原擬摹仿《漢書·藝文志》的體例，「每類各冠小叙，其前再為總叙」，由於全書并未完成而付闕如，令人十分遺憾。即便如此，我們通過這部書稿，仍能了解到獻唐先生對金類器物所作精湛研究的總體情況，從而進一步認識獻唐先生在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的地位，因而彌足珍貴。華東師大的王文耀先生師承早年受業於國學大師王國維的著名古文字學家戴家祥先生，是戴先生主編《金文大字典》的業務骨幹。他對《國史金石志稿》的整理相當認真。整理工作嚴格遵循保存書稿原貌的原則，充分尊重作者的學術觀點，除訂正明顯的筆誤外，不作任何改動。所作加工主要是：將器名中的隸古定字盡可能改為通用字，重新核定銘文字數，以及為釋文等項增加標點。整理中，最見功力的有兩方面：一是根據所列著錄，補配原缺的搨片和圖像；二是為某些器物的說明增加「校記」，補充交代該器的出土、收藏，以及辨偽、考證等情況。另外，還對釋文中存在的某些歧義和個別失誤以「或曰」和「今釋」的形式進行補注。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做得很好的，反映了整理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本書的出版值得歡迎，對中國古文字研究將有積極的推進作用。

國史金石志稿整理札記

王文耀

辛巳歲末，我應青島出版社的盛情邀請，為競標王獻唐先生重要遺稿《國史金石志稿》整理項目一事，飛抵青島。由於我曾參與先師戴家祥主編《金文大字典》的工作，以及有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開發的電子金文資料庫為依托，幸運地接到《國史金石志稿》的整理項目。

《國史金石志稿》（以下簡稱《志稿》）是一部極其罕見的、以個人力量系統地編撰清末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未曾著錄的出土金石資料的重要著作。總覽《志稿》，可用「博大精深」四字予以概括。

我們通過一番整理，棄其極少數前後重複的器物，統計得知：這部書稿收錄了二十世紀初葉主要金類著錄所載器物共四千八百五十四件。其中樂器類八十件，包括鐘四十件、鐃于十四件、鐸三件、鐃鉦二十件、鈴二件、鼓一件；酒器類一五一九件，包括尊一五六件、卣一六一件、壺一二二件、觚十一件、鍾二十六件、壘三十件、罍一件、甗四件、缶一件、鈃一件、爵四七八件、罍五十件、角二十件、觚一七〇件、觶二二五件、兕觥五件、杯六件、盃四十一件、鍤壺及鍤三件、斚三件、舟四件、酒器附二件；水器類二〇三件，包括盤四十五件、匜三十八件、盂四件、匱八件、盆三件、洗一〇四件、鑑一件；食器類四九四件，包括簋四二七件、盨十八件、簠三

十七件、彝三件、豆七件、盥一件、會一件；烹飪器類七四一件，包括鼎五九六件、鬲七十六件、甗四十五件、鍤二件、釜一件、錡二件、銚一件、銅七件、鉅鏤一件、鏹斗十件；兵器類四六〇件，包括戈一七二件、戟六十件、斧三十一件、鉞三件、矛五十一件、刀四件、劍五十七件、匕首二件、弩機五十八件、矢鏃十件、矢括二件、距末三件、鏃五件、挺一件；制器類六十九件，包括尺二件、量十三件、斛二件、升五件、斗二件、平合七件、權二十九件、衡二件、度一件、律管一件、詔版五件；任器類五六八件，包括鐙五十五件、鑪七件、勺十一件、匕三件、熨斗七件、匱六件、觶一件、書刀四件、鉤八十二件、鏡三九〇件、杖二件；符信類三八四件，包括符七十二件、節一件、券四件、鈐印三〇七件；雜器類三三六件，包括農器六件、鐘鈎二件、漏壺一件、車馬器七件、鋪鑰二件、罐二件、鎬二件、葬器六件、魚袋二件、飾器二件、貨幣六十四件、范器七件、造像一四八件、俎一件、竈一件、球一件、獸面一件、牛馬鈴十件、俑五件、不知名器六十六件。

這些器物涉及的二十世紀初葉主要金類著錄共七十餘種。如此廣博的綜合性研究，不要說在編者那個時候，即使現在都很少有人去做。這充分反映了王獻唐先生在金石學、古文字學研究上的恢宏成就。

原稿並無圖、搨，也無從獲知王獻唐先生的本意是否要配上圖、搨，但根據我們和出版社、王獻唐眷屬共同商定的意見，考慮到讀者的方便，決定爲之補配，花費了很大氣力，共配圖片六千餘幀。

《志稿》的精深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器物的選錄都經過王獻唐先生的認真辨偽。

正如獻唐先生在說明書中所說，「各書著錄之器，有在本書範圍，而本書不收者，其器類為偽作」，雖然從現在角度講仍有可商榷之處，但畢竟是一種極重要的參考。同時，有三三七件器，為《殷周金文集成》未錄而《志稿》收錄，並且沒有提出任何疑問。顯然，獻唐先生確認這些器都是真品。其中即使有失誤之處，但未必會全是偽器，毫無參考價值。

有二十三件器物，獻唐先生眉批「疑」字。這至少說明兩點：第一，凡未眉批「疑」字的器，在獻唐先生看來，應該不是偽器；第二，這些眉批「疑」字的器，當屬於真偽莫辨而具有收錄價值的範圍。這在我們對這些器物進行辨偽時，不失為一種很重要的參考意見。

有個別器，獻唐先生對器物本身並不懷疑，僅就其銘文的真偽提出疑問。如第四卷爵類第四二九器商守冊父己爵，獻唐先生眉批「『守冊父己』四字，疑偽刻」；第十五卷戈類第四七器祖辛戈，獻唐先生眉批「疑偽刻」等等。這無疑也為我們鑒別青銅器銘文的真偽提供了極有價值的佐證。

二、在文字考釋上持極其謹慎、嚴肅的態度。

獻唐先生在文字考釋上謹慎、嚴肅的態度，可以說在古文字學界是極為罕見的。這從《志稿》在銘文釋文極

爲認真的處理上可以得到證明。凡是不能確釋的字，獻唐先生均存其原形，此為其一。即使已可釋作某字而把握不大，在案語中已註明「疑」某字，但釋文中仍存其原形。如第四卷爵類第四五九器白限爵，字釋「限」無疑，案語也說「疑「限」字」，釋文中仍出原形。又如第三卷鈐類第一器漢丁鈐，「丁」釋「六」無疑，案語也說「疑爲「六」，莽布如此」，但釋文中仍出原形。此為其二。第三，對大量殘泐字，剩幾筆就摹幾筆，決不揣摩、臆斷。爲尊重獻唐先生原意，我們盡量照摹，因此使造字的數量大大增加。當然，對殘泐太甚的字，只能以闕字框處理。有些長篇案語對疑難字做了詳盡的考證，通常均爲獻唐先生深思熟慮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例如第八卷盤類第二八器周儕孫殷穀盤案語，考釋「盥類」之論，精到至詳，爲不易之說；第十二卷鼎類第四〇八器周楚王舍肯鼎案語，釋「鉞」之論至確無疑。

更難能可貴的是，《志稿》的一些釋文糾正了學術界的某些失誤和疏漏。例如：第二卷卣類第六三器商簠父辛卣，現在有些論著把「簠」分釋爲「幸旅」二字，當從《志稿》釋爲「簠」；第十一卷鼎類第一四九器商斚父辛鼎，《小校經閣金文》和現在有些論著釋「斚」爲「旅」，「旅」从二「人」，「斚」从一「人」(子)，銘搨从一「人」，當從《志稿》釋「斚」；第二卷卣類第一三四器周對作父乙卣，亞形中字今釋「夫」，《志稿》存原形，釋「夫」不妥，當從志稿；第二卷卣類第六六器商衍子卣，器銘「衍子」二字，諸本闕收等等。

遺憾的是，《志稿》在獻唐先生在世時沒有最終審核定稿，尤其是未能實現編者按照《漢書·藝文志》體例加上總叙、小叙的意願，以致我們不能更深入地、全面地領略《志稿》的學術風貌。雖然我曾躍躍欲試，捉刀代伐，

但總感才力不逮，更怕歪曲原貌，而最終放棄。

因此，我們的整理工作只能力所能及地加上一些校記。全書共出校記三六〇〇餘條，主要對現有資料所能掌握的器物的別名、出土、流傳和收藏情況給予極簡要的介紹，對釋文的失誤、歧釋和異議予以簡要的點評。凡有不當之處，敬請廣大讀者和同行專家不吝賜正。

在《志稿》整理出版之際，尤其要感謝前輩專家馬承源老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王世民先生在百忙中為此書作序。同時，對華東師範大學古籍部吳平先生為書稿的整理不厭其煩地提供有關資料，以及青島出版社的同志和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方輝先生的通力合作，謹表衷心感謝。

整理凡例

一 為遵循保存志稿原貌的整理宗旨，除了係作者筆誤外，均不作任何改動。凡屬於學術觀點問題，一律尊重作者觀點，不將後人的觀點強加在作者身上。

二 志稿卷第、類別照原稿二十卷二十類不變。各器按器類分別編號，編序基本照舊，但遇到錯排或排版需要，則予以輕微調整。

三 每器按照如下版式排列：（一）編號，（二）器名，（三）器形，（四）銘文，（五）釋文，（六）著錄，（七）案語，（八）校記，共八項。

四 器名一仍原稿，但有通用字的古隶定字一律改為通用字，器名下所列文字數如與器銘有出入則以實際字數為準。

五 原稿均无器形和銘文圖片，現根據原稿器名與所涉著錄予以補上。凡能在原稿所列著錄中找到的器形圖，盡量予以配出；所列著錄中未錄器形者，本書予以闕如。

六 器形圖的大小約佔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頁。如果器銘圖片中已經完整地包含了器形全貌，則略去器形。

七 圖片大小視具體情況而定，力求清晰。